



三十一
相

服部文庫
117
342
5



117
342
5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嘉道卷第一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校

抱朴子曰有懷丘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
良苦讓高懷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竒以括囊
含琳琅而不吐謚青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
得觀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於蓬戶絕軌躅於金張
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
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耿

聊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
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起勢公
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頂領之駿者孫陽之耻
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
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
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躡玄極攸叙燦
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
圖籍於絕跡之數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
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
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單闡釋元木言歡則木

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嚙頰而滂沱抑輕則鴻
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
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温辭則
冰條吐葩摧高則坂極頽淪竦則滿池峩峩底清則
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方惠於庶物
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
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壘之嗟竊為先生不取
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
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
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

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
消息進有攸徃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者若
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
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
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
於少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鬻景

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齧牙而握角瓜則搏
噬之捷不揚太阿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
駮踈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子貢與暗者
同口咸暝則離諸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太
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閑機之累沒無金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錄
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入則少
知臬猶震雷駭則磬鼓咽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極
招蒐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
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

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侯中唐殖占日之草朝
陽繁鳴鳳之音郊踣獨角之獸野積連理之材長旌
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
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速復哉於是懷水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精神潦緬旁若無物俯而
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冲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踣踣於險途故傾墜不
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伏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
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
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

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焉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
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招雲鵬以
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
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
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蹇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
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為不絀網驂
不墮穿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
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起燔以誑楚陳賈刎頸
以証弟仲由投命而菹醢嬴門伏劍以喪心聶政感
惠而屠荊荆卿絕臙以報燕楚公會悲而受首皆下

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貴重爵尊者
神英故漆園垂綸而顧卿相之貴相成操起而不屑
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
味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
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
悔則譴覆餗而不記何河龍之睡而換明珠量君表
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
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瀕勁
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
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觀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莢

而才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
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惑篤邪周成賢而信
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
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斃之
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
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
之至則骨肉垂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
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
密於伯奇而搗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被天
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五貨所以懷忠而

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見所為寒
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木以蓋雷同仗獨是
以彈衆非然不觀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
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
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
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減忌
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恐温而冰深淵憎影而
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
稟之所以生不可受金而歸淺也方寸之心制之在
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粟井以飲之短

按金
當作
全淺
當作

禍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消
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
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為何必湏權而顯俟
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仕
為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
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
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加於八
珍寒泉旨於醕醑躡履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衣服撞
把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
於刻楠登高峯為臺榭庇巖壑為華屋積篇章為教

度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欲遊
九臯以含歡遣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撲表
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
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
固被繡於犧牛哉起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
耽籠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
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
若運涉陽九絕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
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

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
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養生惠風遐邁威肅鬼
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凝乾穹以高蓋神化則
雲行雨施玄澤則烟溫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
英逸以俾又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刊之一會而先生
慕加道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
內未觀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
皆敗以商臣凶之益則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
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
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寧數有握來之賢

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
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
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
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
康故不欲復舉燭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甓於洪鍾
之側貢輕弱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
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噓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
各有補未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
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卽戎之
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政殊塗一致非損之民也劣

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
唐不亦可乎起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
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
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彞倫非有隱者誰誨
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事
而樂饑衡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
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加訓乃
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卷第二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

抱朴子外篇 卷之十一
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安荒
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穆群伍於鳥獸然時移
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
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
張毅之內執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
爰避牛跡之淺峻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
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雉鼠者不失
騶虞之用心勝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雉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性大椿坎蛙之疑海鼈蛇之蝨
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

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王
翁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迷
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議
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
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刼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
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
烹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愛高上之士可
謂賴甲冑以定又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
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廢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漚魚鬣
之池則神虬逝逝劓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

推子外篇 卷之二
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軼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士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啜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治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督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相成子高

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文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著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

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怒多容
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饑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
異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
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宜其
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
之殺猾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
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教貧樂賤者之太多
也假令隱士徃徃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
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進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
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

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
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
而不能効也凡民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追猾華猶
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
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
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野賤凡人易
之老婦逐之賣備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
避世也何獨慮猾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上逃遁
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
罰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

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父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韞爲也則鐘鼎鑄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榮培壤玩孤立未登閭風

而臨雲霓翫滄溟游潢澗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各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令鷄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質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鸚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

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
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四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
沈鳥哉加遁高蹈先聖之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
立德矣穿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
治民之功未可謂之臧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
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
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
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
爲滂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

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必可輕王公而世人所
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
爲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
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
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
然縱四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
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
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宜嫗煦之和風者日
也耀華燈於閑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
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

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
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校其巨細
孰為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
則莫不怨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
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
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釣稱於王者儒生
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
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
寵辱不汨其純曰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
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

會作

無者其肯諾屈其支躰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
喜修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公以避退恐俗
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錐鎖之用抑靈
巖為斃輦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鐔之持撓華故以入
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兆之季
扎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未與易
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
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失官高者其責
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
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純不掩豆菜肴糲食又

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及玷三歸玉食襍侯之富安
昌之泰則有僭上滂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
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復仰河而已
蒲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糊
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榮喻之無
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寄姓字何
假乎良始何須乎饒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楊雲
不以致民益世求人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
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
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吊焉使人訪

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
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
者陳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
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
其境也安得玄虛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
食乎谷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
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
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
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

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
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
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
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
玉帛聘楊仲宣就拜待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
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
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
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
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
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
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待中
太司農皆不起昭昭公專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
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
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輅輪聘
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輅輪聘姜伯雅就拜
太中大夫犍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
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爲
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
始吾超俗之理非容瑣所見矣

勗學卷第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雖鍛鑛
璞_中去鍊_中屯鈍_中啓道聰明_中飾染質素_中察往知來_中博涉勸
威_中仰觀俯察_中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
退可以保已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動之夙夜以勉
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
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其
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善况乎人理之曠道
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粵誠難生知雖
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
則耀夜之景不發丹背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

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
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
之闇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
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
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躰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
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
逸鹵鈍者惺悟文梓于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
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
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
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

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
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
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泉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
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湮可令齋堅
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
畜生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
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帝而稟勳靈者哉低仰之駟
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
一類此以飾貫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
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養

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亭乎
直且何徒解極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狗震珥鳴
蟬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搢強之
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
之哲子房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
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
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無通微之無類懼
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
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惰之不
急損人間之未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

惟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措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爲書，黃霸枹桎，桎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科，玄黃於掌，握甄來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烏智而洽東肅，諮萍

實而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引冬蟲而覺閨余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馱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鷦鷯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改，雖

失之於賜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
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
淪喪文武之軌將隨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
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遊夏之資而抑
類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鴛庸之質猶或
惶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
已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
懷黃握白提清潔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
穫矣者乃下帷高枕遊伸九典精藝義順隱味道居
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

檢冷
當作

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及於進趨悒悶於
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
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爲作愍俗者所
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暑
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
中興在今七曜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
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
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于戈橐方矢興辟
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
前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

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冷聞者申公
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起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
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
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活氣洽而
加稷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
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
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隨墮墜於雲霄之上而
墜粉乎不測之下為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卷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

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菑蕙迷大者不
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剗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
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
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
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
仆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
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
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
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日暮之急釋耒則
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怨者也所謂

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一刃之鏘不經鍛冶之門
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
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
口爽於膏粱冬踏貂狐之緼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
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燦蔚飾朱翠於楹椀積
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沉醉行爲會
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師省文章旣不曉觀學士如草
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
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
瞶哉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丞師問道

齒於國子者已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
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
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
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
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總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
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
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屬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
非因機會以坐無端借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
端萬緒巧弄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
安能見邪正之真僞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

卷之一
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
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而以
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
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乎直道之上歛
之乎檢括之中凜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
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道教
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
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
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忘忽焉朋友師傅尤宜
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

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
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爲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
捏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
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
譽有師友之名無十遺之實匪爲無益乃反爲損故
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
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
狗馬之勦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
之精麗校彈其木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括之勝負
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

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
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
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
肖以土堦爲朴駮民方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
土山以准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
雲際之綺窓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
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
沉淪於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可憇或射勇禽於郊
坵馳輕足於嶮峻之址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
徃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

力當
作方

艘於滉瀟布密網於綠川垂香耳於漣潭縱擢歌於
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淪以拔潛鱗或結豈杲
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風草騁
逸騎於平原從廬獵以噬狡獸飛輕鷗以驚翔禽勁
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
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靖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
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枉極是以雅正
相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
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險塗履長世之大道者
良世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家安家者至裕而傾撓泣

推本外篇 卷之一
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上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君道卷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聽既聰於接來

矣而加之以自聞矣。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且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悔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辜，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拏，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及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卽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

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
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
踈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
無背源之勢石盤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
知川源之未可峙也覩翳幽之不守則覺巖峻之不
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楚虜辱劍閣自如而子陽赤
族四岳三釜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
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
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
焉象渾穹以遐壽式坤厚以廣載渾重光以表微致

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姬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諮以
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不情推功以勸將
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度
也疑若閭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
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源流
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斤
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震雷之激響而不爲邪
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耀麗天而不以愛惡
曲其情宏畧遠量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
確一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

推本于夕篇 卷之一
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
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
之饑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
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不吝
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反迷於朝過之塗虎賁以警
密麟時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
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
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
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美采則慮賦
歛之慘烈遵放勛之人表准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

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鑿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
諧誓則念一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褻耽之惑我征伐
則章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
理不使鳴夷有抱柱之魂鑿操形之杜伯惟人力之
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廢則念劉表之殄祀
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挽遠偏愛則慮神
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
之惡真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
進則疏夷狄容悅姑息則沈藥激除蒸子之詭親放
靡之仁鑿白龍以輕脫觀羸以節無厭防入琬之變

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遭
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電以勸勇避
螳螂以勵武聆虺會之謹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
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
折苑滂以迪梁伯之美放舟姬以弭姦變之迷退子
瑕以杜餘姚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徒
新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冶明考試之隼
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
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逸傾下以
納患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

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劇孟明
有修耒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鈎之賊臣著
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象化
為鴛鴦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
濘刻鏃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
事老吏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鑿者仰赴山棲者俯
集炳蔚內弼媿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歿
乎通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溢黔庶讓畔於數
澤爾乃蠲茲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
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盛臧牧辛

之多，人及不酷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
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
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
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
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覩，芝華灼，甘露淋
漉，以霄墜嘉穗，娜而盈箱，丹旄逐於神潢，玄厲拘於
度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
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
加，是紳所不暨，毳裘皮服，山樓河窠，莫不含歡，華面
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還善

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
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
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
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
之美焉，極則變態生而傾，債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
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且乎可不慄慄而慮危
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
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
鈞銘是容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
猶無補於士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

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闢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
儉臨履水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
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
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
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
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舞猶可以垂拱而任
賢高稅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
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
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為政也或仁而
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

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頹危猶巢慕
而自比於天日擬同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
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乎罪無辜淫刑以逞民
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為賢擢才則以
近習者為賢上宰龔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央
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
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
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
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
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惟怯

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被褐而朝隱，或沉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藝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花園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戈而忽稼穡，重無弁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声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進費好不急之器。園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

乎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其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

取存之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
戈而颯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
飛鋒內薦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六賢擁
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
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廈旣燔而運水
於滄海洪潦陵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
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有以恣欲修也上聖無策
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為過之
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峻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
匪旒或綴旒累歿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

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卷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
意承造者佞諂之

過漸違者社稷之體也必

將伏斧鑕而正諫，焚其鏃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
諸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濟而談潔。進思盡言，以
不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
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宜之於已。
非義之利不穫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居已則
以羔羊為節。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秉衡執銓，則
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畫竒。追周

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
守終。甘此離絕，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
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若
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處踈，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
寄託，則以伊周為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儀
送往事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之
鷙。鳥雀蕃扞疆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
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為國，况懷智
以迷主乎。義督者城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
能保勞貴，顯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鑄

動鼻端后想亦何人哉抱朴子曰人臣動不私則耻
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
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
則奉繩墨褒重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擯上
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軍舉雖謬
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
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
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飾非文過專威若趙
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高刻鋒家靡湯火者也然
而愚瞽含正卽邪違真侶僞親覽傾覆不改其軌無

禍之集匪降自天也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
履水執執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
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
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抱朴子
曰臣職分則給統廣則多滯非昔獲之哉不可以舉
無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域異之局韓侯所
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
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畧
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彞倫敦委之而
無其入難者無之可也非此黑也宜自杜引轅若載

重數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溺而禍逮及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以未開而莫讓攝官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良規卷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尉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

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跳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請已見貶抑堯乃是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

卷之二
缺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
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子辛
惟哆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
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疆直
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
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權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
理正陳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
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
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綬危所奉之見
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

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
勛勞無一者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况乎廢
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足奚異夫為人子而舉其
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俞曾
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稟三牲昏定
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
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
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
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
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

種木... 卷之...
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
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
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
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道决口見廢之主神器
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
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
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甚
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
強幹弱枝春秋道義天不可離大聖著經資父事君
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詳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

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沉淪鮑肆周於詭辯方論湯
武為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
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
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坊
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降弘
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
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餓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
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
使人於悒而未慨者也或諫余以此為傷聖人必具
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

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
時上下肅然無以拆也况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
慮乎常言哉

時難卷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
必安者須時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跡所不逮擁
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
勝已以紿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
能受用忠益或乃宜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
巧辭以構象似假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

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
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故
伊尹于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
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
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
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徃而不反
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
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
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涓濱呂尚之爲
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魏世之材秉竿

擗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
此言矣

官理卷第九

抱朴子曰駉駉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
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
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驪騖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奮
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机所以車傾於
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
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
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

不能相受矣矧若孺背千金而逐蚋蜚越人棄八珍而
甘鼃鼃功患不賞好義病不識要矣夫不用則雖珍
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
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
勳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務正卷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
以致極天之峻大廈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
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未
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

以錐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
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繫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
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不能吠守鷄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
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
之力也淵虵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
入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衆

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騃騷哉夫拔
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
君所以待賢也勤夙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
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已也世有隱逸之民而
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
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
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
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
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崇替
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手斂獵酒于醢樂

聞淫聲則驚，所見艷色則改視，役聰明止此，一此
鑿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
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
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
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大起乃穿井
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
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卷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
不谷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使之者見輕抱

杵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
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
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纓酒
婦間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
曾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秕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
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
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帟，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無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設而可以摧堅，遠遠士

難乘而可以致重
將難御而可以折衝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
舜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
上聖不敢不盡其節
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
不竭其誠
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
量之優劣必湏堯舜乃為之役哉
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卷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毅出而燕懷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土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
柳惠之墓猶

挫元冠之銳况於坐之於朝廷乎
干木之隱猶退跡
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
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
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
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
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
是明主旅東帛於窮巷
滯羽於瘁林
飛翹車於河梁
關四門而不倦
不吝金
璧不遠千里
不憚屈已
不耻卑辭
而以致賢為首務
得士為重宝
奉之者受上賞
蔽之者為竊位
故公且
執贄於白屋
秦邵拜昌於張生
鄒子涉境而燕君擁
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
晉文接玄唐脚痺而坐不
改正齊佞之造稷丘雖
頻繁而不辭其勞
定王受

於保甲簡去甲於公難彼雖降高折滿以貴下賤
亦并自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
也

用刑卷第十四

真六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
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尚草
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
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
黼黻御劍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到之而彼欲

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
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
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歎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
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鐵石治之以
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
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
以威糾之以刑遠美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
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
獄著於噬嗑繫以微纏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
逮於軒轅聖德充高而親征伐至於百戰僵屍

鹿豕並阪泉猶不能神時無叛逆載戢干戈有虞
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安能
盛象天用刑竄虺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
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
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凌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
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感神
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
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
無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明以
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齊其寬猛使懦

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
也司寇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
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
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
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
下不虔愛待敬而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頌威而久立
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
君不釋法度故机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
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一叔仲尼之誅正其

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
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
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
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
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數斷
斬以威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
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干感深谷而嚴其法
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
之要者遏將來之患皆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

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
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
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磻之割愛以
滅親言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
御世之纜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纜策須臾不可
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
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以壞河
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
鷓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鑿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或求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徃在忘實禍於當已也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入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

繁策急縛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必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零肅矣必能厚惠薄歛救之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禮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無楚革可以求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徒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

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廢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
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
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獪委轡
策而乘奔馬於險塗合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盤旋
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
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
來載馳載騖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
足以懲無耻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
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
吁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

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
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哥救鼎沸之亂非識因
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
夫而射五步擯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矜却寒之
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為情情是
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
怨於失邑虞芮知耻而無訟而若強暴掩容操繩而
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
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
外滔天之水已及而左進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矣

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
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
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截無救朝餓者也道家之言高
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干將不可以絳線
巨象不可使捕鼠金丹不能渡陽侯之波玉馬不任
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隳囹圄罷有
司減刑書鑄于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措
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泯然不擊反乎天牧
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闐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
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

以嚴已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
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劓鼻盟津之令後世有
斬畢力賞罰誓有拏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
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
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
沉之於漢或流之於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
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
之儉攻取於外無弱攻昧取威定霸吞豎四鄰咀嚼
群雄拓地攘我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
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於極泰加以威虐築城萬

里離宮千餘鐘鼓文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
賦問左之戎坑儒之酷北擊後墟檢狃南征百越暴
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
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
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
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具刑由刑
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
能令慝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紊得罪于天用
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
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瘖瘖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

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
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
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
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雉他計切
田之芟蕪蕪於吹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
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忒也
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敢謂
若天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
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
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

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惟有徒謫鞭杖或
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搃作方愈之創
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
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
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
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
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
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
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
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

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
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
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
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見異者
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陲未賓遠
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刑人肢體割人耳鼻使
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停以馭四方之并耳通人
楊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
道者未以為急耳

